

# 从“几多”看近代汉语“几”类程度副词的形成

张 振 羽

(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湖南 长沙 410081)

[摘 要] 近代汉语中产生了| 批源自疑问代词的“几”类程度副词。它们的产生是句法位置与隐喻、类推等认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“几”类副词自产生以后使用频率| 直很低, 在现代汉语里只残存于某些方言。

[关键词] 几多; 方言; 程度副词; 虚化

[中图分类号] H141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3- 0755(2009) 05- 0077- 03

“几多”是许多汉语方言中常用的一个数量疑问词。据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的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, 疑问代词“几多”主要使用在南方的几个方言区, 官话区如福建南平, 粤语区如广东广州、番禺、增城、香港、澳门, 闽语区如广东中山等<sup>[1]</sup>。另据《汉语方言词汇》, 疑问代词“几多”在双峰、武汉、南昌、建瓯、梅县、阳江等地也有使用<sup>[2]</sup>。除此之外, 在一些南方方言, 如粤语、赣语里, “几多”又是一个表示感叹的程度副词。粤语的用例如“几多多”, 赣语的用例如张品成《竹子和秀秀》“水生会识货, 看这锄子几多好。”(此二例转引自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141 页) 其实程度副词“几多”的使用区域远不止于此, 在湘语里就有不少地方在使用, 如在笔者的家乡湖南洞口方言里, “几多”就得用相当普遍。它通常只用在感叹句里, 表达一种难以言状的极高程度。程度副词“几多”在句法上对所修饰的谓词性成分有很强的选择性: 从其对被饰成分的语义选择看, 它一般只修饰具有积极意义的形容词; 从对被饰成分音节的选择看, 它只能修饰双音节词语。例如:

(1) 子女都成家立业了, 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, 几多幸福!

(2) 出了一身臭汗以后洗个澡, 身上几多舒服。

那么“几多”的这两种用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呢? 答案是肯定的。

## 一 程度副词“几多”的产生及其使用特点

据调查, 疑问代词“几多”的较早用例出现在北周庾信诗里。关于它的结构方式, 吕叔湘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认为“大概是糅合几跟多少而成”<sup>[3]</sup>。例如:

(3) 复令悲此曲, 红颜馀几多? (庾信《夜听捣衣诗》)

但它的大量使用还是在唐代。我们对《全唐诗》中的疑问代词“几多”进行了穷尽性调查, 共发现 125 例。其中真正用于询问数量的并不多, 仅 18 例。例如:

(4) 向夕问舟子, 前程复几多? (孟浩然《问舟子》)

(5) 试问渔舟看雪浪, 几多江燕荇花开? (张籍《送友人卢处士游吴越》)

(6) 借问往年龙见日, 几多风雨送将来? (胡曾《叶县》)

更多的并不要求回答具体数目, 这实际上已经开始脱离询问的范围, 感叹与夸张的成分更多些。在这些侧重于表达感叹与夸张的疑问代词“几多”里, 又以倾向于表示多的用例居多, 达 81 例。例如:

(7) 步障三千隘将断, 几多珠翠落香尘。(卢纶《王评事驸马花烛诗》)

(8) 相劝一杯寒食酒, 几多辛苦到春风。(赵嘏《赠皇甫垣》)

(9) 自古几多明圣主, 不如今帝胜尧天。(薛逢《太和第五御》)

当然也有倾向于表示少的, 有 26 例。显然, 与侧重于表示多的用例相比, 数量上要少得多。例如:

(10) 逢花莫漫折, 能有几多春? (李端《东门送客》)

(11) 一声肠一断, 能有几多肠? (白居易《题周家歌者》)

(12) 为郡至公兼至察, 古今能有几多人? (方干《上郑员外》)

毫无疑问, 后来产生的程度副词“几多”不可能来源于侧重于少的疑问词“几多”, 而只可能是从侧重于多的疑问词“几多”演变而来, 因为数量上的“多”与程度上的“高”具有语义上的相宜性。从语法化的理论来说, 一个实词要虚化

[收稿日期] 2009- 08- 27

[基金项目]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“汉语方言副词演变的个案研究”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“唐诗副词演变研究”资助

[作者简介] 张振羽(1969- ), 男, 湖南洞口人,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 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

为副词,一定要有语义基础作为基本条件,在疑问代词“几多”身上所蕴含的[+数量大]义素正是它后来进一步虚化的语义基础。

不难看出,“几多”在使用中渐渐脱离了其疑问代词的基本句法语义功能,开始了虚化。张谊生指出,“虚化是一种词汇-语法现象,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识过程,是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转变。”<sup>[4]</sup>“几多”由疑问代词向表感叹的程度副词的转化,是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的。当它由对数量的询问转为对数量、特别是对性状的询问与感叹时,其所在的篇章组织就已经隐含着对量的强调,因为在一般人的心里,事物的数目和性状的程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量,准确地说,二者在这里都表极量。二者在逻辑语义上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和相似性,因而人们在心理上也就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的东西。这种认知心理就是隐喻,它是一种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。隐喻在“几多”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“几多”正是在隐喻的作用下才由数量转化为表程度、语气,完成了一个从数量域到程度域的投射,它的虚化也必须通过隐喻才能得到确认并最终完成。

语法化必然伴随着主观化。“几多”的虚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化过程。“几多”本来是表数量的,后发展为表感叹的程度副词,这就是一个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过程;询问数量时是中性的、客观的,表示感叹时就带上了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情感。

语法化的研究证明,一个实词要虚化为副词,光具备语义基础还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它并不能必然地导致这个实词演变为副词。一个实词向副词的虚化,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句法位置,即它必须能够而且经常位于谓词性成分前面。作为疑问代词,“几多”修饰的本来都是名词或名词性成分,那么它又是怎么跑到谓词前面去的呢?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对程度副词“几多”产生前的古代文献作了调查,着重了解它所修饰的成分自唐至宋发生的变化。我们发现,在唐诗里,“几多”修饰的大多是名词或名词性短语,可是到了宋词中,修饰形名、动名兼类词的情形多了起来(这里的动词指心理动词)。例如:

(13)比及相见,几多愁闷!雨儿又急,风儿又紧。(《董解元西厢记》卷一)

(14)慢引莺喉千样转,听过处、几多娇怨。(杨无咎《雨中花令》)

(15)面皮儿上因谁白,骨头儿里几多香。(辛弃疾《用韵答晋臣数文》)

(16)罗绶分香,翠绡对泪,几多幽怨。(陈亮《春恨》)

(17)眼看青天,几多虚旷。(张镃《驾霄亭观月》)

(18)几多妖艳,都总是、白雪馀声。(赵长卿《初秋有作》)

在唐宋时期,“几多”经历了一个由修饰名词向兼及修饰形容词与心理动词、由询问数量向兼及询问性状、由表疑问向兼及表感叹过渡的中间阶段。可以说,动名、形名兼类词能够用作疑问代词“几多”的被修饰语,为“几多”由疑问代词向程度副词转变提供了契机,是疑问代词“几多”虚化

链中的关键一环。在汉语中,由于词类缺乏形态标记,特别是疑问代词“几多”的日益主观化倾向,都会诱导人们在潜意识中把动名、形名兼类词看成是单纯的谓词,而对它们的名词身份视而不见。这种认知心理必然促使人们在“几多”后面越来越多地使用纯粹的形容词、心理动词等谓词性成分,从而使“几多”完成了由疑问代词向程度副词的最终转变。“几多”能够修饰形容词与心理动词,处于状位,这使它具备了虚化为程度副词的基本句法条件,而感叹语气的获得,又使它具备了成为表感叹的程度副词的语义条件。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,它才能虚化为程度副词。

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,一般总是可以找出一个既有A义又有B义的中间阶段。上引例句中的“几多”可以作两种不同的理解,处于一种依违两可的模糊状态,说明它正处在虚化之中。在《朱子语类》里,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纯粹表示程度的“几多”了,语义上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多么”。不过在《朱子语类》中程度副词“几多”的修饰成分很有限,只有一个“分晓”,而且出现的次数也不多,仅4例。这表明,宋代还是程度副词“几多”产生的早期。例如:

(19)圣人分明说:“昔者圣人之作易,观象设卦,系辞焉以明吉凶。”几多分晓! (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六)

(20)子曰: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!”只看这数句,几多分晓!也不待解说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一)

其实,“几多”由疑问代词进一步虚化为副词并不是个孤立现象,在上古汉语中就有疑问代词“何”、“一何”转化为程度副词的先例,唐宋之际,像“几多”这样由疑问代词虚化为表感叹的程度副词的也不少,如“几许”、“几”等。表感叹的程度副词“几许”的产生当是在入唐以后<sup>[5]</sup>。例如(例转引自江蓝生、曹广顺《唐五代语言词典》<sup>[6]</sup>):

(21)何须漫相弄,几许费精神! (张文成《游仙窟》)

(22)高下八九尺,东西六七步。突兀当厅坐,几许遮贤路! (裴略《又嘲屏墙》诗)

副词“几许”所从出的疑问代词早在汉魏六朝时就已出现。“许”是数词,用于数词后,构成表约数的数词短语,故表数疑问代词“几”亦可出现在它的前面,构成双音节的疑问代词“几许”。例如:

(23)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? (《古诗十九首·迢迢牵牛星》)

(24)陇渭西关。其阪九回。不知高几许。(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晋诗卷十八》)

程度副词“几”约产生于宋代<sup>[7]</sup>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该义项。例如:

(25)南岗北阜凭高地,引首吴天几怆神。(宋陈造《寄乡中亲友》)

(26)几伤心桥东片月,趁夜潮,流恨入秦淮。(宋赵希迈《八声甘州》)

疑问代词“几”早在先秦就已广泛使用,例不烦举。

“几多”、“几许”、“几”这些数量疑问词在唐宋时期相继虚化为程度副词,它们的产生无疑是由于受到了相同的句法

语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平行虚化。李宗江说:“具有相同语义特征的词比较容易集中地演变为另一类词”,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词汇的“平行衍生”<sup>[8]</sup>。从认知的角度来说,所谓的“平行衍生”其实也就是一种类推。第一个“几”类副词产生以后,其他几个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发生类化。“几”类程度副词及下文将要提到的“多”类程度副词都是由表疑问的代词发展而来的,可见它们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规律性。

综上所述,“几”类程度副词的形成是句法位置及隐喻、类推等认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## 二 “几”类副词的发展

“几”类副词在唐宋之际产生之后,在元至清这几百年时间里,它又有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?我们利用《国学宝典》及北大语料库对近代汉语文献中的“几”类副词进行了检索,结果发现除了它们的疑问代词用法差不多一直沿用下来以外,它们的程度副词用法很难找到用例。

“几多”在元代文献里还有零星的使用。例如(此例转引自杨荣祥《近代汉语副词研究》<sup>[9]</sup>):

(27)刘光远曰:“您怕人说服内成亲时,何不具状告官后,召媒改嫁,几多稳当。”(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160页)

元代以后,在明清文献里,我们已经很难觅其踪影了。毫无疑问,程度副词“几多”自产生以后其使用频率一直都是很低的。从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所记录的情况看,它的使用范围很可能一直仅限于南方方言里,是一个带有浓厚南方方言色彩的口语词。

程度副词“几许”在唐代以后就消亡了。在《朱子语类》、元曲、《金瓶梅》里,均未发现它的踪迹。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也没有收录“几许”一词,可能在方言里也没有沿用下来。

程度副词“几”在元曲中偶见使用,元以后在白话小说中已不见使用。例如:

(28)朱颜绿鬓难留住,调弄了几拙讷的儿父。(元吕济民《寄故人和韵》)

不过据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,“几”在现代汉语方言里使用范围非常广泛,在冀鲁官话、西南官话、粤语、湘语、赣语、客家话里都有使用。

“几”类程度副词之所以后来在共同语里消失,原因固然很多,但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唐宋以后产生了一批表感叹的程度副词,除了“几”类副词以外,还产生了一批“多”类副词,如“多”、“多少”、“多么”等<sup>[3]</sup>,造成了同义虚词使用的繁复和分歧,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,虚词系统必然会通过自组织功能不断优胜劣汰,从而使系统始终保持简练有序的状态。在同义副词的内部竞争中,“几”类程度副词被淘汰,逐渐消亡。在这一批表感叹的程度副词中,“多么”由于表达功能的专职化而在竞争中成为胜利者,占居着主导地位,压抑其他“几”类和“多”类程度副词的发展。而其他几个程度副词由于兼有疑问代词的用法,在使用中容易产生歧义,影响交际,与语言表达的精确性和严密性要求相悖,从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并最终从共同语中消失而沦为方言词。

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许宝华,宫田一郎. 汉语方言大词典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: 141
- [2]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语言学教研室. 汉语方言词汇(第2版)[M]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1995: 569, 598
- [3] 吕叔湘. 近代汉语指代词[M]. 江蓝生补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1985: 343-350-352
- [4] 张谊生.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[M]. 汉语语法化研究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5: 394
- [5] 吴福祥.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[M]. 长沙: 岳麓出版社, 1996: 99
- [6] 江蓝生, 曹广顺. 唐五代语言词典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7: 176
- [7] 董志翘, 蔡镜浩. 中古汉语虚词语法例释[M]. 长春: 吉林教育出版社, 1994: 268, 265
- [8] 李宗江.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[M]. 上海: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1999: 41-42
- [9] 杨荣祥.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5: 348

## 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Ji(几) – type Degree Adverbs in Mandarin through Jiduo(几多)

ZHANG Zhen-yu

(Hunan Normal University, Changsha 410081, China)

**Abstract** A group of Ji-type degree adverbs took form in mandarin which were derived from the quantitative interrogative pronouns. They were not only the combined result of syntax position, but also a result of the 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metaphor, analogy, etc. The usage frequency of Ji-type adverbs was very low since their appearance and only exist in som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.

**Key words** Jiduo dialect degree adverbs grammaticalization